

十四郎
著

米城 風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半城风月

BANCHENG
FENGYUE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城风月:终章/十四郎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500-1571-5

I. ①半…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366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半城风月:终章
作 者 十四郎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王丰林 苏双鸽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凉小小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纳 言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0.7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500-1571-5

赣版权登字: 05-2015-42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半城风月

第二十二章	离恨海祸	001
第二十三章	毒酒芬芳	013
第二十四章	盈盈一水	028
第二十五章	诸天屠魔	043
第二十六章	五感酷刑	057
第二十七章	落日燎原	070
第二十八章	心之逆鳞	082
第二十九章	三根心羽	095
第三十章	至死不渝	110
第三十一章	九霄旧梦	125
第三十二章	沙砾之城	143
第三十三章	死生与共	158
第三十四章	妖娆绽放	169

目 录

第三十五章	何处归宿	180
第三十六章	不得于飞	194
第三十七章	不可转也	206
第三十八章	帝女桑下	218
第三十九章	似情非情	231
第四十章	今我来思	245
第四十一章	之子于归	257
番外一	愿逐月华流照君	270
番外二	扶苍相亲记	284
番外三	情长梦长	287
番外四	君子偕老	303
番外五	于我归处	317

日暮时分，钟山顶上的点点白雪被霞光映照得分外刺眼。

自钟山帝君伤势痊愈后，这座曾经被冰封雪埋在黑夜中的雄峻高山也终于显露其真容，犹如一柄尖锐漆黑的匕首，倒刺入苍穹。险峰层叠，万丈寒渊，间或点缀团团积雪，绿意极少，有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森严之感。

清晏负手在山门处静静站了片刻。

时光荏苒，自小妹下界替扶苍神君了结因缘，已过了两万三千年。老实说，他真的没想到小妹就这样待在钟山里，默不作声度过这么多年。虽然她什么都不说，齐南亦守口如瓶半个字也不给他解释，可他猜也能猜到小妹和扶苍神君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包括之前她莫名其妙地突然心伤复发，沉睡两百年，必然也跟扶苍有关。

他也曾想，这或许是小妹片刻的迷惑，她自小就聪明且古怪，什么事都不在乎，和扶苍的胡闹大约也是因为无聊，等她独自清醒个几百年，应当就过去了，不承想数万年过去，她至今没有离开钟山半步。

时常想到这些，清晏心中都会暗暗后悔，当初不该鼓励小妹跟扶苍纠缠不清。他和齐南白长了眼睛，谁也没看出小妹对扶苍藏匿极深的情感，为何天上地下她独独只找扶苍的麻烦，他们都是后来才明白。

“小龙君！”

齐南焦急的声音骤然从台阶上传来，清晏抬眼，便见他魂不守舍地扑过来，一把扯着袖子便走，连声道：“你可算来了！快！快！”

清晏被他拽得一路狂奔，有些哭笑不得地道：“齐南，阿乙只是一梦千年马上要醒，你别这样一惊一乍，不会出事。”

齐南自己也觉得好笑，可又止不住担心，“帝君不在钟山，我没有信心能安稳护得公主醒来，小龙君且快些。”

清晏被他拽着飞奔至紫府，破开云境，紫府内正是一派秋日清爽景致，万年不败的帝女桑在斜阳下飒飒响动，元詹殿上方清气横流，似吐息般，一会儿被纳入殿内，一会儿又喷出来，不停反复，果然正是一梦千年即将醒来的征兆。

清晏轻轻将月窗拉开，朝房内看了一眼，却见那层叠的纱帐间，清气犹如一只巨大的茧盘旋在龙牙床之上，玄乙的身影被包裹其中，安静得一动不动。

“不急，还得有一会儿。”清晏低声安抚旁边急得恨不得飞起来的齐南，扯了张水晶凳过来，“你快坐下缓缓，又不是生孩子。”

齐南长长吐出一口气，小龙君的到来让他稳了不少，当即轻声道：“公主这一睡就是一千五百年，我本以为她千年之内便可醒。”

一梦千年的时间与资质息息相关，昔日一梦千年最久者，乃是上上代的青阳氏帝君，足足睡了三千年，公主睡上一千五百年，说明她资质不错。对这一点，齐南确实挺意外的，他实在看不出公主有什么天赋。

清晏见他心有余悸，面色还在发白，便笑道：“我睡了两千年，也不见齐南你这样惊骇，果然偏心得很。”

齐南被他说得赧然一笑，“小龙君有玄冥帝君相护，自然不用我担心。帝君如今在下界剿杀魔族，这么多年也难得空回来，公主若是在这当口出什么岔子，我真是……唉。”

这小祖宗，他这条老命迟早被她操劳光。

清晏自己扯了张水晶凳坐在对面，从袖中取出一把信，“我刚回来见屏障外这些信飞得跟飘雪似的，都是毓华殿寄来的，你怎么不接？”

齐南摇头叹息，“全是催公主前往毓华殿提早接任望舒一职的，接了也无用。”

清晏展开信纸看了一眼，眉头紧皱，“这帮老家伙疯了，阿乙才三万三千岁！”

齐南正欲说话，忽见元詹殿上方清气波动变得剧烈无比，紧跟着像是被一张巨口吞噬般，清气尽数被吞入殿内。他立即拉开月窗，只见先前巨茧般的清气都已消失，纱帐内的玄乙翻个身，揉着眼睛犹带睡意地开口：“有谁在？我饿了。”

这小祖宗一醒来就是喊饿，齐南简直哭笑不得，“公主快起来，小龙君回来了。”

话音一落，便见月窗里一道藕色纤细身影似饿虎扑食般扑出，清晏赶紧张开双臂一把抱住，入怀只觉沉了少许，他含笑低头打量，颌首道：“这么大了还乱扑，没点样子。”

玄乙勾着他的脖子只是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专门等我醒？”

清晏把她往地上一放，“刚回来而已，你什么时候也收敛些，成天就知道吃。”

玄乙歪着脑袋上下打量他，睡了一千五百年醒过来第一个见到的是清晏，感觉实在不坏。

“你胖了。”她严肃地摸摸他的肩膀，这趟回来他又长宽长长不少。

清晏觉得自己也要哭笑不得，“这叫结实了，嘴巴还是这么坏。”

玄乙用袖子压下一个哈欠，扭头望向齐南，“齐南，有吃的吗？”

算算她有一千五百年没吃饭，太可怕了，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补回来。

齐南忙不迭地安排侍立女仙送来纤云华毯与膳食，铺开在丹枫下，他陪着他们兄妹边吃边聊，冷不丁公主忽又凑过来盯着自己看，摸了摸他的胡须，微微一笑，“齐南，胡子又白了，事情交给其他神官就是，你歇歇。”

齐南心中泛起一片暖意，他没白疼她！他忍不住含了两包眼泪。

“快把眼泪收收。”玄乙去抢清晏碟子里自己爱吃的丸子，“清晏，这趟回来待多久？”

清晏索性将自己碟中的丸子全拨给她，见她睡了那么久，长发披散，几乎垂在地上，便替她一面随便编了条长辫子，一面道：“差不多再过两三日便该回去了。”

又是两三日，每次他回来都只能待两三日。玄乙笑着瞥他一眼，“那等下咱们比比术法。”

她现在可是真正牛哄哄的烛阴氏，无法无相让术法心随意动，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只会下雪的废材。

清晏不由失笑，“怎么不比比拳脚？”

她装作没听见，用筷子尖把丸子夹着一点一点全吃掉，其余东西一样不碰，方把小案一推，准备唤茶点，一千五百年没吃到好糕好茶，她简直饥渴难耐。

要不怎么说齐南懂她，没等她开口就起身唤女仙送茶点了，玄乙摸着搭在肩上的长辫子，见清晏在一旁满脸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禁笑道：“这些年你见着我总摆出有话想

说的模样来，到底是怎么了？”

清晏看了看齐南渐渐远去的背影，过得片刻却摇头，“……没什么。”

小妹幼时所受心伤乃是致命之创，而她因为替扶苍了结因缘，心绪波动过大引起旧伤复发，不可能只睡两百年便安然无恙，这其中莫非是青阳氏少夷插手了？

他既想问，又不愿意问，这么多年在天北不分日夜地修行，为的正是心羽一事将来生变，他可将小妹护在羽翼之下。倘若小妹知道自己的命被捏在青阳氏手中要挟，心中定然惶恐，所以他不愿问。然而，如果她已经知道了呢？

清晏扭头深深看了一眼对面的玄乙，她也正神色无辜地回望过来。这狡猾的丫头，心里即便藏着千万斤重的事，面上也不会露出分毫，他以前挺欣赏她的镇定自若，眼下却有点讨厌。

也可能他最讨厌的家伙其实是自己。堂堂烛阴氏公主，沦落到被青阳氏的两根心羽吊着命，活不活全在对方一念之间，甚至连对方所欲为何也不明，实在太凄惨，而造就这一切的，正是当年什么也不懂的他。

一只手忽然按在他眉间，玄乙一面揉着他紧皱的眉头，一面细声道：“你一皱眉头看上去就老了十万岁，难看得很。”

清晏不由苦笑，就算是他，也不大能跟上她这稀奇古怪的安慰方式，好在齐南端着茶点回来了。见着久违的桃花百果糕，玄乙连话也来不及说，先狠狠吃了一列，痛饮半杯九九归元茶，方才愉悦地舒一口气。

齐南老怀甚慰地笑道：“公主一醒来胃口就这样好，总算叫我放心了。”

玄乙正要接口，忽听钟山屏障外响起一阵巨钟敲响般的当当声，震耳欲聋，紧跟着便有一道天音降下，“玄乙公主！速速前往毓华殿！”

她拨了拨耳畔的碎发，“这是谁啊？”

齐南罕见地闪过一丝怒色，这帮毓华殿的帝君未免也太过分，公主一梦千年才醒，居然用纶音术来催。他从袖中摸出信，递给她，“这是毓华殿递来的信，公主……自己看吧。”

玄乙随意看了一遍，信是毓华殿青元大帝寄来的，叫她立即起程前往毓华殿，接受望舒神女一职，她难得有些错愕，“望舒神女出事了？怎么现在就让我接替望舒一职？”

齐南揉了揉额角，“公主也知道，飞廉神君两千年前在下界和负犬大君相斗，不故

陨灭，望舒神女因此一蹶不振，神力大减……”

清晏皱眉插嘴道：“本来叫飞廉去和负犬大君相争就十分荒唐，负犬大君是上古十八妖族中最好战者，如今堕落成魔，自然更是深不可测，他怎会是他的对手。”

何况飞廉的神职原本就和战将一点儿不沾边，就因为离恨海的事弄得下界魔族滋生，战将陨灭太多，实在安排不过来，毓华殿索性把会点身手的神族都归为战将，这一点弄得神界心神惶惶，连那些不擅长打杀的神族们也不得不开始锤炼身手，以备不时之需。

想到这里，清晏眉头皱得更深，“阿乙，不想去便不用理。”

齐南叹道：“小龙君，此事不可任性，如今是非常时期，帝君都不得不下界剿杀作祟魔族，何况公主。”

这乱糟糟的局面，都是离恨海弄出的祸患。

却说离恨海坠落下界后便始终扩张不停，令诸神烦恼无比。更可怕的是，某一日离恨海突然开始裂出无数黑雾碎片，视所有大阵术法清气阻挡于无形，在下界恣意悬浮弹射，凡人沾之即死，妖族沾之便蜕变为魔族，下界之骚乱不逊色于当年蚩尤大君作祟。

好歹那会儿还有蚩尤这个目标，这次情况叫诸神全然摸不着头脑，都知道根源出自离恨海，可谁也无法靠近，只能辛苦神界战将，每日奔波剿杀蜕变为魔族的妖。

好在恶劣的情况在三千年前稍稍有了改善，离恨海忽然又停止碎裂，收拢在一处，时至今日暂时还未见有什么新动静，诸神却依旧不敢放松警惕。万神群殿诸位帝君在太章、真武两位帝君的提议下，将神族获取神职的年纪提前到了四万岁，以应付下界源源不绝的魔族——作祟的太多，战将实在不够用。

说起骁勇善战，自然第一个想到烛阴氏。自钟山帝君的伤势在六千年前痊愈后，即便钟山覆盖了屏障，也日日有信如雪花般送到，都是催他下界剿杀魔族的，最后连天帝都发了两道旨意。

无奈何，钟山帝君只得领旨下界，这一去就再也没空回钟山，连公主进入一梦千年的大事都没法回来。

下界大乱的非常时期，即便贵为烛阴氏，亦容不得他们如昔日般任性，此时唯有维护天地秩序乃是第一要务。小龙君是年纪还没到四万岁，但早已被毓华殿那群老家伙们盯上了，个个都等他年纪一到便拖去下界，想不到他们还盯着公主，唉，公主……就她那只会点花架子的德行，烛阴氏的脸一定会被她丢光。

“我想毓华殿应当不至于鲁莽到叫公主立即做望舒神女。”齐南安抚地开口，“想必是青元大帝听闻公主始终不学拳脚剑道，还一直留在钟山，是想把公主接过去，找战将们锤炼。”

如今的神界与往昔悠闲随意的风气大不相同，万神群殿帝君们但凡身手好些的都去下界了，留在上界的不但收弟子的年纪提前到了一万岁，每位帝君更是要比往昔多收数倍的弟子，弟子一旦入门便开始传授术法拳脚。毓华殿时常派神官前来检阅，不从者往往要受到责罚，若非因为他们是烛阴氏，公主只怕早就被责罚一万遍也不止。

见玄乙捏着信纸默然不语，齐南轻声道：“公主一梦千年刚醒，不如我回信叫毓华殿再等几日？”

玄乙偏头摸了摸辫子，脑袋里却浮现出当年望舒神女替自己取出妖毒软刺的景象。世事无常，即便贵为天神也抵不过万千变化，当年飞扬跋扈的飞廉神君已陨灭，冰姿超逸的望舒神女更是一蹶不振。

她默然片刻，开口道：“不用，我马上去。”

齐南对自家公主的恶性已经了如指掌，她说马上去，意思就是：等她洗过澡晾好头发挑好衣裳再马上去。

山门处的长车已早早备好，他亲自点了熏香放进紫铜小香炉里，添半包糖渍梅进白玉匣子，想了想，再把公主一千五百年前还没看完的册子放在坐垫上。

上回这样替公主准备出门事宜，已是两万多年前了。

一切准备妥当，齐南跳下车，却见清晏站在青石上眺望钟山屏障，隔了片刻，他低声道：“这屏障今日该撤了吧？”

齐南笑道：“这是帝君的意思，公主留在钟山一日，便须架起屏障，不叫外客打搅她的清修。倘若她以后留在毓华殿，屏障自然要撤。”

清晏淡然道：“他自己在长生殿关了那么多年，如今想把阿乙也关在钟山，简直荒唐。”

他抬手一挥，屏障迅速从中裂开，化为万千光点，下一刻纷纷扬扬如雪花般的信便扑簌簌落了下来，一眨眼淹没了大半个长车。他双目飞快一扫，奇道：“怎么还有一封两万多年前的信没接？”

他正欲将那封信抓起，齐南比他快了一步，抢先将信收入袖中，“想必是公主昔日同窗的问候信，我竟没注意，有劳小龙君。”

清晏无奈蹙眉，“齐南……何必要这样瞒着我？”

齐南勉强一笑，只听公主的声音自台阶上传来：“咦？怎么满地都是信？”

她沿着台阶一级级走下来，莹白的裙摆上金线绣的闭目之龙分外华丽，火红的狐皮披帛挂在胳膊上，发间金环熠熠生辉，木底鞋踩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齐南叹道：“公主，你这个衣裳……”

玄乙摸摸软绵绵的披帛，“我衣裳不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可……公主应当打扮得有点战将的模样才行。”

比如头发全盘上去，穿好软靴，袖子别那么宽大，衣摆别那么长，如果可以，再把墙上的剑挂腰上装装样子，那就更好了。

“这就是我的战将装。”她毫不动容，反手抱住清晏的胳膊，仰头笑道，“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清晏轻笑，“什么时候不这么黏我才是真的长大了，走吧。”

齐南目送长车离开山门，隐入云海，这才慢慢从袖中取出方才那封信，神界清气环绕，白纸千万年不腐，崭新如初，果然其上印着华胥氏的云纹图腾。

奇怪的是，信封上一个字也没写，也没有封口，他抽出里面的信纸，竟然也是一片空白，连个墨点也没有。

无字天书？这是何意？

齐南百思不得其解，只得把信重新收好，摇着头转身慢慢上台阶。

自下界魔族肆虐后，万神群殿内的毓华殿便取代文华殿，成了最大的一座宫殿。歌舞升平的悠闲时期已过，侍卫们脸上都多了一丝凝重之色，万神山附近往来的诸神更是行色匆匆，气氛压抑。

白泽帝君为了保存神力，不再以大神通将万神群殿聚拢在一起，群殿分散万神山云海山头各处，毓华殿如今便在万神山主峰最高处坐落。

芷兮沿着漫长的台阶一级级朝上攀爬，眼看离毓华殿越来越近，她越发心神不宁。

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少夷的踪迹，直到一个多月前，才打听到因为少夷是青阳氏，

早早便被毓华殿帝君们送进戊辰部负责镇压看守离恨海。

如今神界战将编为六十部，尽归毓华殿统管，她隶属辛酉部，负责追剿零散魔族，和戊辰部毫无交集，再这样下去，她怕是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还记得当年与他一起下界，他远远眺望离恨海时说过的话，他说要做战将，终有一日要让离恨海恢复原状。现在他正认真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那……可不可以让她也偷偷跟在后面？不会打扰他，也不会纠缠他，她只想天天可以见到他，仅此而已。

所以，她在五日前朝毓华殿递交了申请调动到戊辰部的手函，今天便可知道结果。

芷兮心里又害怕，又期待，少夷如今变成什么模样？应当已成为非常厉害的战将了吧？不知那会是何等英姿。

她一面想，一面觉得脖子有点发热，这些年她身边也有不少神君追随，可她心里自年少时就已经有一个身影，便再也容不下其他，即便知道这种痴恋很荒谬，不会有结果，她也没有办法。

方欲步入毓华殿，忽听前方一个熟悉的绵软声音唤她：“芷兮师姐？”

芷兮急忙抬头，愕然望着殿门内款款走来的小神女，好生眼熟，像是很早以前把明性殿搅得一团乱的某位小魔头。只是这小魔头长大了一小圈，脸庞依旧剔透饱满，身姿依旧纤细如柳，然而曾经犹带青涩的眉宇间已是风情微现，稚嫩之气大减。

“……玄乙？”她惊呼，急忙迎上前，“你……怎么后来再也不去听课了？你还好吗？给你写信也不回！你……”

话没说完，这美貌的小神女已亲热地抱住她的胳膊，上下打量她，“师姐你又不打扮自己了，不过还是好看。”

芷兮被她失踪已久的甜言蜜语炸得面上发热，忽又见清晏从后面跟上，她急忙行礼问好：“小龙君有礼了。”

如果她没记错，他们兄妹俩都还未满四万岁吧？怎么突然跑来毓华殿？

清晏在神女面前一向有礼且冷淡，只微微颌首示意，随即抬手摸了摸玄乙头发，低声道：“那你便在这里住着吧，若觉得烦了便回钟山，不必顾虑什么，你未满四万岁，本就不必理会他们。”

玄乙慢慢点头，勾住他的袖子轻声道：“别忘了叫齐南给我把衣裳都送来，还有我制蔻丹膏的花儿，还有我的鞋，还有……”

清晏听得头大，“打住，齐南自然知道要送什么，我走了。”

他向来不拖泥带水，说走便走，玄乙立在殿前远眺长车没入云海，又站了许久，方才回身朝芷兮微笑，“师姐，咱们一起进去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和你说呢。”

芷兮含笑打量她，以前她身量矮，只到自己耳朵，如今站在一处已是一般高，她挽住她，道：“你怎么会来这里？”

玄乙慢悠悠道：“似乎是望舒神女神力大减，叫我提前来担任望舒一职。”

可方才在白甲院，发了无数封信给她的青元大帝只字未提望舒一事，反而软磨硬泡非叫她留下来学什么拳脚之道，最后干脆搬出了大道理：“如今下界魔族肆虐，并非往日，公主年满四万岁终究还是要成为战将，既然如此，何不留在毓华殿修习拳脚之道？本座知道公主是白泽帝君的弟子，但帝君只怕抽不出空指导公主，小龙君尚跟随玄冥帝君修行，钟山帝君在下界剿杀魔族，亦不能指导公主。而毓华殿内无数犀利战将，七千年足够令公主有自保之力。”

所以，其实还是被齐南说中了，毓华殿强行把她从钟山拉出来，就是恼她学不学拳脚，非逼着她学，毕竟神界如今正竭力培养战将，每一个未满四万岁的神族都被强迫做比以前艰苦百倍的修行，容不得她的逍遥。

何况她还是烛阴氏。

一个不会打架的烛阴氏未免太浪费她的天赋，她不可惜，自有神界无数帝君大帝替她可惜。

芷兮讶异万分，“你才多大，就做望舒？毓华殿的帝君们居然这样鲁莽！”

望舒现在已经被归为战将一职了，她简直不敢相信玄乙怎么做战将，光看她今天这身衣裳都晓得她绝不是这块料，哪个会打架的愿意穿木底鞋？还挂个累赘的狐皮披帛。

“所以找厉害的战将来教我拳脚之道。”玄乙拉着她的袖子摇了摇，“说不定还要师姐来教我，师姐，你千万别好好教。”

芷兮啼笑皆非，心里却涌起一层暖意，很早以前在明性殿，这小丫头便是这样在自己身边巧笑倩兮，可后来不知为何，她竟不来了。虽说延霞回来也是有说有笑，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论起古灵精怪的可爱，还是玄乙第一。

“你那么多年既不辞学，又不去听课，很不像样子，幸好今日没撞见古庭师弟，不然见着你他必然要絮叨你一通。”

芷兮在她额上点了一下。

很久没听到这位师姐的说教了。玄乙笑咪咪地扭头盯着她，“诸位师兄如今都做了战将吧？”

芷兮如数家珍道：“太尧师兄身子弱，做不得战将，如今在文华殿任职。古庭师弟被编在毓华殿丙辰部，延霞师妹跟他在一处，这几日应当也该回来了。”

她忽然顿了顿，又道：“扶苍师弟被编在丁卯部，由太子长琴统领，这会儿大概正在下界对付负犬大君。”

芷兮说到这里，不由仔细看了看玄乙，她神色十分平静，看不出任何心思波动，她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扶苍当年下界了结因缘的事传得并不大，甚至明性殿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弟子知道缘故。这小公主竟能害得扶苍如痴如狂，古庭为此发了很久的火。可是很快扶苍便了结了因缘，回归上界便请假一梦千年，一睡就是四千年，此事还轰动过一阵子，古庭为此特意写了信递到钟山，大意是叫玄乙回明性殿继续念书，却没收到任何回音。

扶苍这么快了结因缘，是这小公主在其中推波助澜吗？谁也不知道，扶苍又一向寡言少语，连古庭问起也沉默相对。

所谓了结因缘便是放下前尘过往，延霞便是如此，芷兮曾心虚地悄悄试探询问过，延霞那时说：就像是心里一块乌云散开，如今提到少夷，我也没有任何波澜了。

扶苍是不是像延霞这样拨云见日，谁也说不好。渐渐地，他们便不在他面前提玄乙的名字，其后没多久便是离恨海之祸肆虐，上下界一片大乱，他们成日忙着修习拳脚术法，更是把这事丢在了脑后，今日若不是遇到玄乙，她只怕也想不起这段往事。

要不要问？她这么多年不来明性殿，难道是因为扶苍师弟在这里？既然无情到害他下界了结因缘，为何又不能坦然面对他？

芷兮正犹豫着，冷不丁这小公主摇着她的袖子问：“师姐，你要去哪儿？我陪你好不好？”

她急忙回神，“我要去灵犀院，咱们一块儿吧。”

还是不要问了，以玄乙的性子，问了只怕也会被她岔开，何况，倘若她对扶苍师弟有过真心，她的问题一定会叫玄乙暗自伤心，她不想看她难过。

她只拣一些有趣的事来说，比如太尧四万岁时被天帝牵线了东海龙神的大公主，因

为这位大公主曾和少夷有染，太尧脸色绿了好几年。再比如延霞也一直被各种牵线，大约赤帝觉得这个小女儿生性多情，怕她又跟类似少夷的神君牵扯不清，一心想把她赶紧嫁出去，那段时间延霞差点疯了，好在赤帝夫人阻止了这荒谬的行径，终究还延霞一个清静。

灵犀院很快便到了，芷兮进去办事，玄乙在门口百无聊赖地玩袖子，忽闻远处似是有什么欢呼声，她拉长了耳朵听，却怎样也听不真切，没一会儿，便见许多战将呼啦啦跑过灵犀院，一面跑一面叫：“负犬大君被剿杀了！”

这位堕落妖族大君可谓神界的眼中钉，两千年来派了无数战将下界剿杀，却无一能成，飞廉神君甚至陨灭在他手里，今朝终于被除，诸神简直悲喜交加，一路欢呼，又一路高歌，还不忘一路询问伤亡，闹成一团。

玄乙怔了一会儿，一扭头望见芷兮从灵犀院里出来，面上也是悲喜交加，眼角还挂着泪，手里紧紧捏着一封书函，都捏皱了。

“师姐？”玄乙轻轻问了一声。

芷兮飞快拭去眼泪，止不住地想笑，“……我明天就可以去戊辰部了！”

玄乙一时摸不着头脑，去戊辰部是什么欢天喜地的事情吗？

芷兮小心地把书函放进怀中，憋了半天，到底憋不住，一把抓住玄乙的手，连蹦带跳，自认识她以来，玄乙从没见过她乐成这样，芷兮一贯是老成稳重的，极少会露出天真的一面。

她不禁也笑了笑，柔声道：“恭喜师姐得偿心愿。”

芷兮一颗心早飞去了下界，再也待不住，急急朝前跑了几步，回首道：“我回去了！明儿还要赶着下界，玄乙，好好修行，别偷懒啦！”

哎，这就走了……玄乙摇着手目送她离开，本来还想叫她陪自己住一晚上，这毓华殿神来神往吵吵闹闹，她晚上肯定睡不好。

她数着道旁的梧桐一棵棵往前走，再拐过一个弯，便是安排给她住的白甲院。

玄乙推开白甲院的院门，殿前一方不大不小的草皮，一棵不大不小的月桂树，她已经很久没住过这么简陋的宫殿了。

殿内空荡荡的，先前的帝君们还有望舒神女都已走了。玄乙绕进寝宫，往床上一躺，在床头摸了半日，把装了糖渍梅的白玉匣子打开，塞了一粒梅子进嘴里。

她已经决定了，不管谁来教她拳脚，她只有一句话：我不会。

那一夜玄乙果然没有睡好，她素来认床，又是两万多年没离开过钟山，乍一来到陌生的地方，怎样也睡不着，总觉得这里不如紫府安静，连被子上的味道都不好闻。

她用袖子把头脸整个儿裹住，缩在床的最里面，直到天将亮，方才沉沉睡去。

没睡多久便听敲门声一阵阵的，专门派来服侍她的侍立女仙连声音都不如自己家的悦耳，一个劲地叫唤她：“公主！公主该起了！该修行啦！”

玄乙痛苦地把脑袋埋进被子里，喃喃道：“我不会……”

“公主！公主？”

“我不会……”

似乎有谁低低说了句什么，那声音炸耳朵的侍立女仙终于不叫唤了，没一会儿，寝官的门又被轻轻敲响，玄乙假装没听见，再过一会儿，床柱竟被敲了两下。这女仙好生大胆，竟敢这般无礼。

她把手一摆，“出去！”

没有回应，床柱又被轻轻敲了两下，玄乙猛然翻身，入目是一双云纹长靴，顺着往上看是一件衣摆绣了云纹的茶白长衣。

她没有继续再往上看，用被子把脸一蒙——要命了。

过了片刻，耳边淡淡响起熟悉的魅惑而低沉的声音，“起床。”